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十七

宋 蘇頌 撰

奏議

論前代帝王追尊本親及嗣王公襲封故事

漢宣繼昭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號謚園邑有司奏請故皇太子宜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塚三十家園置長丞親史皇孫謚曰悼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比諸

侯王漢諸侯王母夫人皆曰后園置奉邑三百家後八歲有司復請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戾夫人曰戾后皆益奉園民光武中興上承元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後改曰章陵縣置陵令守視皇祖考不加尊稱皇考仍舊稱南頓君十九年尊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前此十一帝主皆納高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四世以下於章陵節侯光武之高祖東晉元帝由琅邪繼統即位之後以父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裒為琅邪王

奉恭王祀其後王薨琅邪皆更立王終晉王世前代帝王自諸侯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禮者三帝也宣光於其父祖惟塋墓置園邑令丞所以異於諸侯也而不加尊稱不封國邑尊本恭親之義也不加尊稱尊正統也不封國邑子無爵父之義也文雖不著其義可推也亦見於師丹議其曰親曰皇祖曰皇考者有司之失也何以言之父祖之尊不容改更稱謂但以上承大宗不得復顧其私恩故服有除降而名無異稱儀禮喪服傳齊衰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師丹議亦曰降

其父母期所以云者取其别於他親於義無嫌也今不曰父而曰親而於九族旁宗尊卑無所别異於義安乎不别加稱謂直曰史皇孫則中外無嫌尊卑之義自見也至若皇祖皇考之稱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奉祭祀之文禮記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鄭康成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若是則豈可稱於羣臣論議之間乎故宣帝詔直曰故

皇太子是也然則考與父豈有別乎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注爾雅不取此義然則學者當從禮記為正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云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親之辭也曰成德曰匹父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考妣叔考妣之說此其所以別也宣光之世議者不能推本此意以開導時主使盡禮意故曰有司之失也晉元帝雖越在江介而能定其大義不失統紀者

以當時諸儒若賀循輩非一皆有禮學國爵詳正本末不違越於先代不致譏於後世誠有由也先帝紹位之始深惟其故追貢宗室諸王獨國爵濮安懿王無所加進崇奉之禮不過置園陵立國廟而已此合乎宣光尊本恭親之美也初議稱親後亦罷寢特封王之子為濮公使世世奉祀以正其國統此又德過於二帝區區晉室不足擬倫也光武為皇考南頓君立後後世使羣臣郡國奉祀此師丹所謂無主不正之禮是也哀安桓尊其父祖為皇而使王子孫奉祀此失禮之大者也其尊曰皇者禮如天子天子不敢臣之高祖

之於太上皇是也今使諸侯羣臣奉祀神不歆非類皇豈得享之哉故三代所以尊王者後待以不臣得用其國之儀物服色祀其先王者為此也唐立孝敬皇帝奉天皇帝廟京師皆有司行事追尊讓皇帝以其子孫為嗣寧王奉祀事亦因循前代之失也今欲因改封故王議追尊之禮莫若增陵廟以奉園之戶加本國以嗣王之名既合於古義又不違先帝之本意也先帝不追尊仙游縣君益見聖慮之深遠也魏明帝詔曰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共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是哀帝一失禮取誚後來本欲尊親反詒重毀如是豈得為孝乎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為太妃范甯亦曰子不得爵命其母妃是

太子婦必也正名寧可稱母令議尊崇謂許其所生宗室子援羣臣封育母之例請加封號朝廷以誕育先帝之故優詔褒述特進大國既緣宗室之請則不失正禮推以先帝私親則其他宗室不敢為比亦可以成先帝之志也或爵母則母濮國以為號可也

論王公封爵故事

唐令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貞元二年五月勑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宴集請依天寶三

年禮部詳定勑親王嗣王任卑官職事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貞元四年五月勑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爵雖高官或下列於上官之上非制也自今以後宜列於本官班之上貞元二十一年五月勑御史臺奏准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本職事官品為序緣有檢校官高職事卑及嗣王郡

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及尚書以上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已上書見

禮閣新儀國朝故事惟親王恩禮優異外餘郡王嗣王國公郡公縣公皆無異禮惟立班在本官之上又唐諸侯王薨子得襲封為嗣王永徽元年濮王泰薨立其子欣為嗣濮王垂拱初章懷太子賢薨授其子守禮太子洗馬為嗣雍王嗣王薨子皆襲封嗣韓王納官至員外祭酒卒以其子璩為韓王國子員外司業有不襲封者嗣曹王皐薨子道古為朝官不襲封有降爵為公侯者荊王元景坐法貶死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子長沙嗣仍降為侯嗣楚王靈夔薨子福嗣降爵為公

有初但為嗣後數年乃封嗣王者嗣舒王津天寶二年辛子藻嗣至天寶九載封嗣舒王有由嗣王而遷郡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員外祭酒司業者韓王納并子璩之類有加銀青階者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一十四人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有為諸衛將軍者嗣霍王暉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有為員外洗馬者嗣徐王茂卒子延年除員外洗馬為嗣徐王有為宗正卿及州郡上佐官者此例最多不可悉數皆出朝廷一時之命即無定制其恩禮厚薄以封戶多少為限中葉以後封戶皆為虛名今所不用本朝未有嗣王之號若欲封拜謂宜先委禮官及兩省參詳定制然後

行之

奏乞將常平倉等公事付逐路轉運司其提舉官

改差充本司勾當公事

臣竊聞議者以謂諸路俵散青苗錢侵害人户中外臣僚數有論奏皆曰不便臣等見主判司農寺青苗文字多由本寺行下竊尋先降勅意本欲優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令乃人情不安論議如此臣等訪聞得葢是逐路提舉官不能上體朝廷之意務要張大其事州縣畏懼

承稟不暇是致民間不能無煩擾之獘且人戶所信者莫如州縣州縣所稟者獨知監司今提舉官逐路自置一司與轉運提刑既不相管攝文移往復其間事有異同則州縣莫知所稟此是非之論所由起而人情不得不驚憚也今言不便者既衆朝廷業已遣使未見灼然利害不欲遽罷若執而不變誠恐中外喧騰無有巳時臣以為緣事增損莫若以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利害等事一切付之逐路監司其提舉官改差充轉運

司勾當公事名目凡有興置事件並須咨禀轉運使度可否施行其今年秋料青苗錢亦委轉運司候收歛得夏料錢斛了畢日與州縣當職官同共商量體當民間物力有餘易為輸納委實利便方得俵散若或民力不易難以勝任即且止住將來春首別行相度如此則事有統一人無異論更張之際於事體亦無所損也

議武舉條貫

臣等昨奉勅差考試武舉人伏覩條制有未盡事理今

具起請如後一策論武藝俱優者為優等今定弓射一石一斗力馬射八斗力各滿不破體及使馬精熟臣等竊以唐制定舉人簡試長垜馬槍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通取五次上者為及第長垜以箭十隻為限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以箭入暈多少為等第長槍以刺中木人上版子為等第步射取把捉如法弓矢鳴快并二十步内穿鐵甲者為中等馬射弓七斗力取射中鹿子者為等第翹關者限十舉以上負米五石行二十步為

中等身材長六尺為上五尺八寸為次其箭有不入暈及槍闗不中等者亦得通計折除葢科目如此之衆較試如此之備所以收取材武之人緩急有可任使今制但取箭滿不問中否又無長槍翅闗負重射札之科誠慮舉人中有材藝者别無條目收録較試之際未免遺材竊謂其餘條目恐難卒復惟射親命中之法於今取人最為要急臣等欲乞於此條下添入如有步射弓一石力十箭俱上子埰六箭以上入暈馬射八斗力三箭

俱中笋椿並為藝優步射十箭八箭以上上子垜四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箭中笋椿為藝平以上除發箭不去及不趹垜出垜者便行黜退外若箭去上垜雖些小不為不合格並與馬步射通計入暈及不上子垜不中笋椿箭數相折除考較外依得今來所請射中箭數為入等其垜子廣狹高下遠近射帖方圓大小並以今中軍之制為定一策優藝平者為次優今定弓步射一石一斗力馬射八斗各滿但一事破體及使馬生踈臣等竊

詳下條藝優策平定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及
使馬精熟為次等今策優藝平條却無此一等弓馬設
有策優而射得此步射一石馬射七斗力弓馬者以條
無明文便行頒降為藝優策平正相背盩欲乞於此條
下添入或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及使馬精熟與
前項陳請射親步射四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箭中笋椿
者並為優互相考較一藝優策平者為次等今定弓步
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及使馬精熟臣欲於此條

更添入或步射一石一斗力馬射八斗力各滿但一事破體及使馬生踈者與前項起請射親步射四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箭中箭椿者並為次等互相考定一策藝俱平者為末等今定弓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但一事破體及使馬生踈臣等竊詳上項所定弓馬兩等並以箭滿為合格其間或有前箭俱滿但後箭把蔡便為不合格如此誠恐有武藝之人偶然一箭蹉跌便被黜落深可嗟憫欲乞今後有射第一等弓馬箭有不

滿非全然開拽不得者如情願更試第二等弓馬亦聽若合格便依本等收録及更與前項起請射親步射四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箭中笋椿互相考定一策略雖下而武藝絶倫者未得黜落别候取旨今定弓射二石力弩踏五石力射得臣等欲乞於此條下更添入或弓步射一石一斗力十箭入箭以上入暈弩踏三石力射十箭俱入暈者並為武藝絶倫别奏取旨一策下藝平或策平藝下者並為不合格臣等竊詳條意既言策下藝

平或策平藝下者為不合格是策優藝下策下藝優者未為不合格今來兩次考試除武藝絶倫者自許陳狀就試别奏取旨外其策優藝下者别無明文收録是致一例退落及策在下等者既不關送步軍司其中雖有武藝之人無由得預呈試弓馬欲乞今後將所試策考定雖在下等但非文理全然紕繆不答所問别引外事及雜犯不合格者並許一例關試弓馬如弓馬在優等策雖在下等者並許比其策在優等而量試武藝步射

馬射各只一箭不滿或把齊附末等收録者亦許别奏取吉如此則取士之路稍寛而習學之人知所激勸也

奏乞專差官開修府界至京溝河公治平元年上此議四年京城大雨溝渠壅滯道途水深數尺始務開修遂無水患

臣昨奉勅就差體量災傷擘畫疏導積水竊見京畿縣界多是溝河阻滯決泄水勢不快雖逐年檢計開淘然以河道數多夫力有限無由盡料應副是致頻有水患兼臣相度得近京城汴河以南諸水多入自盟圭河汴

河以北諸水多入白溝河京城西北縣界諸水多入刁河上件溝河四道決泄諸水最是緊急見今例各淺狹合行先次開淘兼爲地步遼遠連接京東西淮南地分甚多若非大興夫役無由集事臣昨曾奏請乞下都水監指揮與諸路同共計料已蒙行下除本司檢定畿內定步合計四百二十萬七千餘工外諸路未應開今准朝旨府界諸縣溝洫河道權住興修候來年别行檢計差夫開修臣再詳四河檢計夫料不少若將來只依常

年例量差人夫應副竊恐虛費工力無由除去水害臣今擘畫欲乞朝廷特賜選差有心力知水利朝臣使臣各一員或即委都水監奏舉使專管勾開修上件溝河四道仍令預行計度夫料至時先且逐一道自下流至上源併力開淘如一年人夫未得了當即候次年接續開修以次道與役若三年以上了當即與理一任差遣五年以上與理兩任仍候任役日別差官重行檢視如委是依得元料及經霖雨別無阻滯其差去官即乞優

與酬奬若稍不如法并依前更致水患即重行責罰其餘溝洫只乞令都水監提點司逐旋相度委自本縣量差夫力漸次興修如此必大段分減得京城水勢久遠不復為患

論胡俛罪名

臣等伏見前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胡俛昨因解賔王論告先知登州日將斫伐到廨宇内桐木製造籠子入已坐監主自盜法計賍不滿一貫文遂至停廢

竊聞俛被劾之日曽攀援法寺斷例有廨宇内斫竹賣錢入已者只作收到地利並不書罪及有依前官言説将賣公使菜園錢入已者只作誤認官私財物罪名定斷兼稱賔王自是前任知州其所論告顯非干已而有司拘文卒從深坐情輕法重衆所嗟憫棄置散地已一年餘後來聞有近臣為之奏雪乞朝廷原情特與叙用臣等竊以俛久在儒館累歷差使數有臣僚論薦觀其操守固非貪猥之流昨者所犯盖以失於周防至為仇

人捃摭文致其罪無由自明然比之斫竹貨賣及收公使課利之人過亦未大況賨王本是登人與俛結怨非一朝昨因待闕還鄉日久求俛過失無所不至惟得伐木一事足明俛之當官别無他惡徒以賦性狷急不能容物致與賨王不協終爲所訟此俛之短不得無過從而廢棄抑又甚矣臣等以謂法禁之設所以防奸萌而抑澆敝自俛坐罪怨仇得志增長偷薄無甚於斯豈朝廷用法之本意耶臣等欲乞將俛元犯因依及攀援體

例詳酌情理早賜牵復足以彰治朝之寛典懲好訟之薄俗也

同兩制論祖無擇對獄

臣等聞古者命夫命婦不親坐獄蓋不使始嘗貴者與徒隷辨訟所以養亷恥而崇禮節也賈誼曰亷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黥劓之刑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逺也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亷而廢者不曰不亷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滛亂者不曰汚穢曰帷

薄不修坐罷軟不勝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辠猶未斥然正以呼之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古之所以待士大夫一以禮義如此之重也國朝推鞫之制命官犯贓罪亦先勘干連人證驗分明方得追攝其餘有犯如事狀明白三次拒抗即勒令參對是一命以上犯罪與庶民法有等差若其職列貴近主上嘗所加禮以待之者誠宜寛其容繫以存事體也近聞龍圖閣學士祖無擇昨知杭州日有不公等事發已降勅命就

秀州置院推勘仍差内臣押伴往彼竊以無擇郡政因循自詒物議固當窮治以警具官然以遭遇三朝擢在近列出典藩服案轄一道罷郡未久一旦有罪便與當所統臨羣吏辭對曲直不惟彼處吏民聽望不足抑於朝廷事體頗有虧損嘗聞祥符中樞密直學士邊肅知鎮州日以公費錢貿易規利又令部吏强市民羊及買女使王嗣宗以其事聞真宗皇帝以肅居近職不欲屬吏特命劉綜任中正以嗣宗奏示之肅即引伏遂坐貶

官嘉祐中觀文殿學士孫沔知杭州日在任不法諫官
御史交章論列仁宗皇帝止令本路體量得實而黜之
翰林侍讀學士呂溱知成德軍日侵用公使本路追劾
當時不令溱就鞫直行責降今無擇所犯未甚於此三
人者仍該今來德音自非贓汚盡當原減而不俟取問
便令赴彼對獄其為頓辱甚矣況已有御史章奏制院
可以依憑根究不必親令即訊然後當罪也臣等欲望
聖慈以無擇職在近列嘗為本路案轄之官特許免赴

秀州制勘只令淮南州郡聽候指揮候彼獄具日朝廷據案就問引伏即依例責降如其拒抗自有常法如此足以彰聖治之朝待遇臣下進退以禮免令州郡長吏虛被困辱在於朝體抑有裨助也

奏乞今後不許特創寺院

臣近主判尚書祠部竊見天下寺院宮觀計三萬八千九百餘所日近又賜三十間以上無名寺院以壽聖為額者二千三百餘所其間勘會未到及不滿三十間者

仍不在其數而大臣節將又例得以看墳為名陳乞修建者無歲無之且建一寺院便須增置莊田營造舍宇崇飾堂殿及修設齋供僧徒從而緣化鄉村不能無困擾之患兼臣訪聞得鄉村無名寺宇所以衆多者始由僧徒緣化造屋數間謂之佛堂漸次增添不數年間便成院宇次第歲月既久州縣不能窮究因依或遇朝廷推恩因指為古跡為之保明奏報一蒙賜額則永為僧居矣臣嘗閱奏籍其間甚有屋宇七八十間而看守僧

徒止於一二人者莫非安處廣居坐享良民之供饋天下之人共知其敝而不能去竊謂民之財力土田有限而僧徒費費無涯以有限之物而供無涯之求若不禁止竊恐更三五十年民被其患轉不細也臣伏見永昭永厚陵並只增葺永定舊院别無興建寺宇此誠聖意所慮者遠而臣僚及民間反無制限此有司之失也臣欲乞朝廷明立條約今後不許特創寺院宫觀其經今來已賜聖壽名額外所有不及間架去處並令州縣檢

括指揮一切毁拆其土田元是百姓税地即令給還本主若係官地亦行没納許諸色人收買請射永為己業其臣僚之家例合賜院額者並許指射有名寺院僧徒看管墳塋仍依舊例一年或間年與剃度行者一名充為恩澤若去墳側近無寺院者即與依前代守塜之制差本處末等鄉貫戶永充看管墳塋人數即隨品秩高下仍與免戶下諸般色役若被差之人經久家業增進合陞入上等者即與改差下等人承替如此稍可以革

創寺之獘又於大臣墳塋別無虧闕惟朝廷裁幸

乾隆御覽之寶

蘇魏公文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蘇魏公文集卷十八

宋 蘇頌 撰

奏議

請增葺尚書省稍復南宮故事

臣竊以今之尚書省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其地莫重焉國朝因五季更置事歸三司者十六七歸諸司者十二三自茲視文昌為閒地矣雖然官次置

位綱領猶存憲章典型規模可見曩者仁宗世嘗有大臣建言請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幾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維其本苟憚興作卒不克行誠可惜也臣累曾主判本省閒曹備見其事八座六行皆崇堂華構比其他官守最為雄麗但以累年以來頻經霖潦棟宇隳頽不庇風雨縱或官中檢舉支破材料修葺而本省並無都總監臨之人只憑看守剩員及門卒等催趱以此動經歲月不得了畢切

緣其間官物庫屋固不為少又有吏兵刑禮諸部簿書充積廊廡因此損壞散失者亦不可究知矣臣以謂向之議論移置官司恐未暇及則欲乞朝廷再賜相度增置朝臣或使臣兩員專令勾當本省公事及監門仍每夜輪一人押宿三年一替與當親民任使應本省簿書官物屋宇並令逐時點檢稍有損壞即供舉修葺仍便臨督工匠及收支材料直至了畢如遇貢舉亦可以一就充監貢院門所貴振舉綱維鈐束官物不至損失俟

其歲月浸久完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為盛矣

請重修纂國朝所行五禮

臣竊惟方今聖治日新百度修舉其在朝政固無可措言者然詔旨開納不容自嘿輒敢以平昔所懐一二狂瞽仰塞明詔臣伏見國朝以來制作禮樂上采三代下迄有唐損益節文簡冊具載而前後禮官纂集類無法制或直載一時所行或雜案牘歲月條目相錯本末不

倫臣竊考之六經在禮有三種之别周官著有司典領之事儀禮載升降隆殺之節戴記叙古今因革之文雖聖賢作述之不同而語其歸趣實相為表裏也後世言禮者皆不出此三體漢晉洎隋雖代有作者而苟簡一時法制無取唐明皇命學士等因貞觀顯慶所修五禮討論删改集成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行於累朝設於科舉傳其學者則有義鑑義羅之類比於近代之書最為詳悉故今世漢晉洎隋皆無傳而開元禮獨

不廢者以其法制存焉故也太祖皇帝特詔儒臣劉温叟盧多遜扈蒙等祖述其書傳以今事仍加增損足成二百卷是為開寶通禮又有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要仍依開元禮設科取士逮今官司遵用斯為不刊況之六經儀禮之别也然此特一經也在於有司典領之事古今沿革之文猶闕而不立故舉行之際尚或未備自開寶以後百年之間累聖躬行聲明寖盛非有繼述後世何觀嘉祐初太常歐陽修奏請編撰彼時臣任

博士職預纂修甞以恭謝一門分為三目其一自降御札公卿百司奉行辦備之事謂之有司其二自前期陳設至祼獻禮畢謂之儀注其三采古今曲臺論議更創之制謂之沿革以此一門為例他悉倣之修已議定具草會臣罷禮官領他職復奏姚闢蘇洵繼掌其事闢洵離析舊文更立新體撰成一百卷是為太常因革禮雖號簡要幾同鈔節姑可以備有司之檢閲誠未足以發揚聖朝制作之盛也臣伏覩陛下留意典章修舉廢墜

前嵗詔命近臣詳定禮文自郊廟至於羣臣朝會與夫燕享器服之名數舞樂之形容考古揆今審定至當皆三代之所放失漢唐之所闕遺斷自清衷舉行殆遍固當著於典訓與六經並行為萬世矜式也臣不勝願幸欲望再命諸儒討論國朝以來自開寶通禮至近嵗詳定禮文以有司及儀注沿革依三禮隨類分門著為大宋元豐新禮付之太常頒於學官使博士弟子講習大義或施之科舉則數嵗之後必有詳練疏通之人上副

拔擢可以為朝廷講議之官庶幾天下向風皆知禮教

謙恭撙節不學而能於變時雍可跂而待也

請別定縣令考課及立鄉官

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

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鄉者仁宗皇

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

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効

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

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户益擾文法彌具而治道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耶且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弟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外遷第等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遊者無罰也父子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弟無所勸而奸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

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移稅賦發奸捕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條有能盡力畎畝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衆者或羣居孝

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

奏乞初出官人乞不許差充簽判

臣伏見頃年累遣使者寬恤民力減定衙前人數此誠朝廷惠綏元元之深意也而議者多謂自改定以來空閑人戶甚蒙休養見役之人轉見困匱臣累受外任備

見其事葢以衙前雖減而役事仍舊以二人之力舉三人之事不待言而後知其勞矣且州縣色役固有常規不可頓闕欲恤其困者莫若為之擇主轄之官也夫主轄之官一非其人則差使優重不得均濟優重不得均濟則有罄竭物產不能了一次色役者以此言之擇官不可不慎也臣竊見近年以來補蔭官例合陳乞差遣者雖初任及監當資序便得指射權注簽書州軍判官公事其間或有全未歷事之人衙司條例既多不能一

一通曉利病大則奉上官頤指不敢違忤次則為姦吏欺紿莫能窮究遂使鄉户受敝無所控愬朝廷雖有恵恤之恩何由下達耶臣欲乞今後初官或監當資叙之人合該陳乞者只許指射本等優便差遣不得更乞權注簽判親民之職及初受恩澤幕職官亦只得注授以次職事官其簽判判官係主轄衙司者並令審官院并流内銓選差經事有舉主之人注受此亦寛恤民力之一端也

奏乞春夏不斷大辟

臣伏思國家以仁恩被冒天下祖宗慎用刑辟陛下丕承謨烈憲章大備輕重得宜上自朝廷下及州縣遵守條詔無有違者雖杖笞之責不合法令未嘗輒行其已斷之獄猶加審察官司縱出者坐罰深故者或至廢黜而不用臣嘗謂自堯舜以來經史所著用刑詳慎未有及我朝之仁恕平允者也惟論决重辟猶不以時而議者未嘗及之誠恐亦為聖世當行之一事臣愚戇不識

大體故敢以前古之說言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三代之時春夏未嘗行誅殺也史載秦世四時行刑王莽盛夏殺人是皆譏其虐政也漢制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蓋不於陽盛之時勦絶生類所以協天意助人情也東漢以後或行或否近世遂廢而不舉其說蓋患囚繫之淹久耳臣以謂獄官案鞫苟有連逮不以輕重追呼參驗動涉歲時未嘗以淹久故釋而不問也臣愚欲望聖慈參酌古義采用周漢詔天下獄囚自非惡

逆以上決不待時外其餘衆罪並俟秋冬論決免當温煦之日而有愁痛之聲亦足以成聖朝仁恩之美也且無知之民輕犯刑網殺之為可矜貸之為廢法萬一待決踰時或遇恩降得從末減是陛下不廢法而全人命者多矣恩威並行民知畏愛是當天心感召和氣誠太平之高致也

奏乞京畿諸縣分屯禁軍治平元年上

臣伏以周制六軍葢出六鄉之衆在王畿四郊之地唐

設十二衛軍亦散布輔畿郡縣又以關内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上國藩衛也國朝禁兵多在京城又畿内東南諸縣雖於糧運供饋為便而西北兩面武備或闕況中牟長垣兩縣直都門要衝之路二陲驛置皆由此出而舊不屯兵至於城守防轉居常乏人臣以為各可創置三五指揮又東明考城兩縣界與東京州縣相接素名聚寇之所雖有軍營其數甚少臣亦以為各可添置十數指揮欲乞朝廷委所司相度於京畿兵

多處以新近招揀補填未足軍分移屯逐縣其未足人
數候到彼處逐旋招填應營房所須土木材用即先委
本縣預行計置俟壁壘已具然後移軍往彼其衣糧錢
帛除東明一縣自可於廣濟河轉漕供給外中牟等三
縣即乞將隣州接縣夏秋稅賦自近及遠以次支移就
彼送納充贍取足或謂諸縣近經災傷未宜遽起役事
即乞先且標置營地逐一指揮旋行修葢不三二年亦
可辦集如此則不惟畿縣有備亦所以增上都四面之

形勢也

請重議加役流法

臣聞曩歲嘗有議者欲復肉刑將以寛減重辟而以此法久廢難以猝行又聞頗患配隸之人轉徙遠方監驅促迫經涉寒暑強者有奔亡之虞弱者有疲羸之困思革其獘宜求厥中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制髠鉗代肉刑則有城旦鬼薪司寇之差唐太宗納裴洪獻之議而立加役流代斬趾則有三歳居作之限今欲寛省

嚴誅又憫配隸轉徙之勞臣愚以謂莫如重議加役流法取當縣代者依條斷罪髠髮鉗足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圜土實滿三歲然後釋之中間雖逢恩宥未滿歲則不在原免之限其初釋放者仍送所居鄉貫譏察其出入又三歲不犯故為之罪乃得聽從便其無鄉貫者隣近州縣拘管譏察如前雖有兇頑之人而更三歲勞役之苦且足以懲艾矣復有鄉保譏察之嚴又足以戒懼也如其性實兇暴放釋之後不知悛改復為人患則誅

之可也投之四裔可也如此措置不惟省遠道奔亡之患又足以開其自新之路化暴惡為良民使愚俗知教化亦省刑止殺之一端也臣才識短淺不周世務姑奉詔旨勉强罄竭所見如此非敢謂是然禮刑之論實繫朝廷事體伏望聖慈寛其罪戾特賜裁擇庶幾塵露少裨山海

奏乞今後衝改條貫並委法官詳定

臣竊以國家承平百年遺文墜典罔不修舉固已跨越

漢唐規模宏遠矣而於法令之間猶有所未盡者豈非前後論議之臣不能推原其本苟徇一時之便遂著而為令後之有司用之小或乖戾又復更易是致朝廷憲章未得一定夫聖王之法欲其簡約而明白使人易避而難犯然後垂之久遠為不刋之典如唐之十二律本朝之刑統是也雖歷數百年其間勑條之更改者多矣而二書獨不廢者以其得簡明之意故也自編勑之興號為繁密而中間衝改率不過一二十年又復重定葢

文繁則易攻事密則難悉只如嘉祐編敕頒行未數年而續降散敕又增於前日以此無知之民至有輕犯於法舞文之吏得以高下其手其獘葢在乎更改不常耳臣去歲任淮南轉運使日承准三司行下當年九月三日中書劄子為據江西轉運司及江淮發運司起請虔吉等州新船借裝一運上京山東排岸司等處不得擅行截撥條約一道計四千七百餘字臣看詳大抵只是約束不得截撥新船往不係指定路分則編敕已有留

納州府違之者自當嚴斷矣其添入兵梢等條合納處
朱鈔回歸梢工科違制兵士嚴斷若是創立上項刑名
只當於本條下添入此一節可矣不必具載行遣使州
郡煩費抄録若欲出榜曉示則數千餘言有司看覽尚
或不悉豈庸愚兵卒能盡曉耶以此言之備録行遣徒
有惑亂都無所益臣欲乞今後應有臣寮等起請刑名
並委法寺及三司等處同共檢詳編勅果有未備即於
門目内意相附近處添減裁定明言於某條内添減計

若干字或是創立新條亦明言於某條後添入一條計若干字其衝改者即云某條自某字至某字計若干更不行用然後奏請頒下諸路便令諸州軍於編勑内添入逐件事節訖奏其先行下自降嘉祐編勑以後續降散勑亦乞委法官將逐件事節與編勑相參重行删定候了畢日依此頒行仍明言多少條件各合附在某門目中或增減或衝改别立條目共計多少事件若干字數分明别白頒降諸路使州郡用法知所適從免令法

吏檢坐之際有所隱漏致出入刑名其散勑即乞更不行用所冀三尺之法無前後之差畫一之規載清靜之美寔治道之所先急者也

奏乞那移諸路有剩常平廣惠倉錢斛赴府界

臣伏見先朝置廣惠倉别貯天下户絶田土夏秋租課准備冬後救濟闕食貧民其仁恩至厚然天下土地有肥瘠故所收錢斛多少不等以此多處常有餘而少處常不足致朝廷之恩未得均遍臣訪聞江南東西淮南

兩浙等路州軍見在斛㪷多處每州至三二萬石並是粳米仍有見錢在外兼逐年糶散數目不多契勘府界諸縣戶絶租課昨准朝旨平估價例令人戶於府司送納見錢充濟四福田院貧子支用外去年十七縣廣惠倉見在斛㪷共只有八千餘石仍多是穀豆雜色依常平糶散亦有不足處况值昨來荒歉諸縣鎮鄉村凍餒之民甚多見今官中散糶粥米日計不下數百石雖近蒙朝廷降到空名祠部名僧行進納錢斛相兼賑濟故

目下貧民得以充哺稍不失所然而豐荒常數不可前
知萬一將來夏秋重罹不幸計今所餘必不能接濟誠
不可不預為准擬也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江淮等四
路提點刑獄司契勘轄下諸州軍廣惠倉見在錢斛除
本路見有飢歉州軍須至那移應副賑濟并更約度量
留合要准備數目外其餘剩數錢斛並令擘畫附搭發
運司綱運般載上京委提點司倲散闕絕縣分收貯以
充廣惠之數或慮斛㪷重滯猝難般運即乞令逐州出

糶見錢附網前來就近擘畫收糴斛㪷損彼有餘助此不足則遠近之民無不畢被朝廷之惠也

奏乞體量放稅

臣伏見開封府界諸縣見有人户披訴旱灾舊例本府奏乞朝廷差官同本縣知佐依條親詣逐户田段一一檢覆臣累曾密切體訪得委是旱損苗稼甚多其低下曽得雨處雖有薄熟亦所收無幾況鄉民見各候雨布種秋田若更勾集祇應檢覆誠恐有妨農事畿甸之民

所宜朝廷倍加存恤臣欲乞特降指揮今來所差官許令與當職官一員只於諸縣逐鄉村體量蠲放苗稅更不親詣逐戶田段所冀行遣簡便不至勞擾

蘇魏公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蘇魏公文集卷十九

宋　蘇頌　撰

奏議

奏請考校知縣縣令盜賊為殿最

臣伏覩條制約束捕盜官吏至為嚴密而鄉村盜賊未甚衰息及不盡敗獲者蓋由賞罰止於巡檢縣尉而不及知縣縣令故也臣以為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

使民不為盜若知縣縣令則其職在按察所部無所不統使之肅清一境勢不難也竊觀今天下縣邑有得人處往往預為條教暗設方略既備之有素則姦宄無能措手縱有竊發終亦為之擒擿其因循之人則不然見責任所不及至有以盜賊為非已職事而不留意故奸黨得以容隱重為鄉村之患者良為此爾臣謹按考課令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刺史縣令盜賊多少並送考司是古之長吏有考校盜賊之明文近世遂廢其法

甚無謂也況今州縣場務課額稍虧官佐猶不免累豈良民罹剽刦之害而親民之吏獨不任其責乎臣欲乞朝廷下審官院流内銓共加詳定自今知縣縣令任内遇有强惡賊盜并獲與未獲並即時批上印紙歷子候成考或罷任日校其殿最量立賞罰如此則當官之人各知儆勸制盜之本斯亦一端

奏乞糴官米濟民

臣竊聞近日甚有近北灾傷人民流移往隣路州軍逐

熟尋有朝旨下諸路令州縣常切存恤恭惟聖恩溥施靡所不逮然恐州縣拘文不能上副仁憫之意何則流民所之惟是歲豐物賤便爲安居之地今並淮諸郡雖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價騰踴萬一將來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歸業之期坐食貴穀便見失所彼時須煩縣官賑救爲惠差遲則其敝益甚矣臣以謂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價欲物貨之平則莫若官爲糴給使之常食賤價之物則不覺轉移流徙之爲患也臣欲望

特降朝旨應有流民所聚州縣權將上供或軍糧米斛比見今在市實直量減分數估定價例將來更不得添長專差强幹官一員置場出糶直候流民歸業日即罷其約束事件並依昨來在京糶場施行收到價錢却委轉運司和糴斛斗充數如此擘畫比之出粟賑濟所費寡而所惠溥惟朝廷垂意幸甚

論東南不可弛備

臣伏以杭州東南要藩控壓江海鈐轄司總領一路兵

甲賊盜公事其間郡縣皆邊江湖萑苻嘯聚蓋常有之而人情輕揚易為揺動當平居無事之日尚須隄防況值歲時不易編戶失業者多盜賊乘間伺隙可不預為之備耶臣竊知向來有南京曹鄆州廂禁軍三五指揮在彼駐泊前年盡已抽歸將下未曾添填或聞近日亦曾差撥前去猶未及元舊人數臣欲乞朝廷因此災傷盜賊稍多之際特賜撥那近郡廂禁軍三數全指揮往彼駐泊委自鈐轄司常切體量本路如有羣黨盜賊州

縣力不能制者立便相度人數差撥應副協力捕捉免
致展轉結集騷動州縣

奏乞開修破藏口復三堂分殺黃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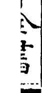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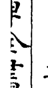
臣伏見河決小吳埽澶魏恩冀瀛滄諸州乾寧軍境內
北流至界河東折入於海詔旨順水所居使為河道不
復修塞決口此誠治河之上策而千古之大利也竊聞
水官行郡縣圖方略但欲循水繕營防竭而未議下流
函納之利害臣詢諸道塗之言以謂向之東流自澶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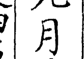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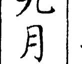
至鹽山皆獨行不與諸水雜隄防甚遠猶或時有溢溢之患今既北行則與御河胡盧滹沱并合其在恩冀之間稍自成川則無復為害下至五遷渠數道皆合於徒駭俱入御河直注乾寧軍界只有木門樸椿劈地三處通流界河而界河河道亦不甚廣闊既受衆水必須壅遏難行見今滄州界御河增減不常時或逆行乃下法不快之驗明矣即目未甚湍猛而乾寧軍巳告危急異時萬一秋水暴至界河疏泄不迭則滄州御河亦恐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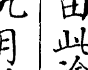
濫為患宜爭預為之慮也臣竊謂治河之急最在先度下流之勢大禹釃二渠播九河是也漢之議者所謂多穿漕渠以分殺水怒太宗朝案河使者劉錫趙孚等亦曰治隄防不若分水勢近年興二股之論皆其例也今濵滄州乾寧軍界乃古渤海之故地而大禹九河之下流自漢迄今皆為大河所經歸海之路雖數移徙而不離此境其勢使然也臣竊見滄州東北有三堂泊縱廣皆百餘里下連海道地名黒龍港自來停滀瀦流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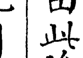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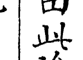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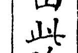
塹限近歲隄防失完見已淺涸但為汙瀦葭菼之地其西與御河破藏口及范橋鎮相去不過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東注泊内既滿溢則由黒龍港以入海其勢甚易臣在任内先曾差官相度方議奏請尋以解罷未果上其事今若稍興工開治以為河道决水入泊緣泊隄防有缺壊處更加增築以限積水此功一成不惟可以紓滄州御河泛溢之患兼得塘泊瀰漫足壯北道之形勝欲乞朝旨下水官相度可否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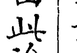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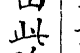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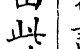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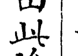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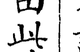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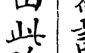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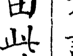












奏乞修疊京兆驛路

臣近經過京兆韋城長垣祥符等縣界多有積水衝注道路五七步至百十步泥淖沮洳往來車馬阻滯甚多蓋由官司拘文非時不敢輒差人夫是致因循如此臣竊謂三代之時諸侯之國道有織茀川無舟梁譏者猶以為譏方今封域萬里皇華四達蠻夷面内藩方職貢皆由此塗而出若使行李阻礙亦有司之失官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皆所以便行旅而使無病涉也

近制秋夏税賦輸納之際亦常舉行治道路修橋梁之令此皆民事之先急當官者宜為之預慮也臣欲乞特降朝旨下開封府界提點司指揮諸縣那官檢視道路應有水積泥淖阻滯處並許量事差遣人夫如法修疊須令高廣使往來者兩不相妨其係溝河通流舊有橋道處即官中支破材植重別創造務要壯實可行車馬候了畢日令佐常切提舉遇有損壞立便完葺其外處州縣亦乞下諸路轉運司依此施行如此則四方載乘

負擔之人無不均受其賜也

奏乞重立不以赦降原免條約

臣伏覩不以赦降原減條勅因慶歷中殿前馬步軍司并開封府奏請軍營家口作過將欲敗露便即逃走指望赦恩即來陳首皆得原罪自此遂有雖會赦降不在原減條臣昨知應天府日有宣毅軍人家口犯在登極大赦前以百日限内不曾首後來改嫁又累經赦恩及德音減降近方事發勘結成案有司拘文不敢斷放臣

與僚屬商議以其曾經大赦難為却科決十年前所犯罪名尋已別作施行訖伏詳元起請本為倚赦作過之人情涉蠧害須當戒勵及後來因事續降條勑亦多此比臣愚竊度恐不謂再經赦宥或非時減降皆不得原減且再經赦宥動須累年冒犯之人容其追改非時減降豈可預期而指望釋放哉諸如此類若皆不與原減是無知之人一時犯罪偶未發覺則畢生負累雖欲改悔其路無由恐非朝廷原情立法之本意又慮法意當

然有司不能盡曉未免使人枉陷深文欲望聖慈許下刑法寺重加詳明諸稱不以赦降原減條並謂犯事後遇赦降自當依法施行若事發或未發間再經恩霈並許依例原減如此則德澤所施蒙恩者廣愚民抵冒得以自新

奏乞增修南京大内

臣伏以南京國之東門當吴楚閩越舟車走集之會蓋周之㝡内而周之北門也自建都迄今六十餘年人物

風流一時甚盛而宫殿城闕都未修崇惟大内正門以真宗皇帝車駕廵幸曽駐蹕於此肆赦觀酺因賜名重熙頒慶樓當時雖稍完飾然猶是雙門不改列郡之制内中只有御製詩碑亭子二座外更無屋宇俱是榛蕪非所以尊藝祖肇基之邦慰都人徯望之志也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建京制曰可陞應天府為南京正殿以歸德為名即以牙城為大内尋降圖修造事雖頒下即未施行天禧中知府王曽相度減省舍屋别具圖進呈

乞行營建景祐中知府夏竦韓億相繼奏請乞改內前
正街中隅城祥輝門及正南外城崇禮等門皆作三門
適值歲時不稔并以陝西事宜未暇及此然亦逐次降
朝旨令候豐熟日奏取指揮嘉祐中知府張方平亦曾
經畫得旨只是修葺過祥輝崇禮二門餘尚仍舊臣近
叨守鑰目覩其事闕門摧側棟宇隳頹蓋由守臣失於
檢舉欲望聖慈頒命有司令討尋王曾等所奏再行相
度酌中制度修蓋歸德一殿并前後門四面軒廊仍改

正門為三門大約不過一百餘間度其所費亦不甚多若自京師事材場八作司般輦事造了材木量差工匠役兵等逐旋修蓋亦不至勞擾若謂間架稍多難為還辦即乞只降指揮應天府支破係省錢赴京西木場收買材植先且修蓋内門令稍合闕廷制度候工畢日漸次經營崇建殿宇等二三年間便可就緒庶幾興王舊都稍為壯麗近圻别鑰得以尊嚴表式四方事體誠重

奏乞差防河將副

臣伏以南京府城兩縣一鎮正當汴路敖倉營壘官守民居夾河萬家最為繁庶舊例每遇汴流泛漲即差府縣就糧禁軍防河本處兵官自當總轄近以諸軍皆隸將下兵官更不統領准條沿汴合差防河兵級逐將依舊例權暫差撥即不言統領之官臣昨知本府日值汴水泛漲尋牒逐將下差撥兵級上河而本將官以别條非本職事不得差委勾當逐官亦不得承受本條又無部領明文其差到兵級連夜在外將官皆不敢往前照

管竊緣府縣地分約二百餘里兩岸擺鋪不下數千人並無兵官管勾誠慮曉夕暴露失於提振深為不便臣欲乞今後如遇防河差出將下兵級許依賊發火起條逐將下那將副一員上河往來巡覷所貴軍旅在外稍得整肅臣所起請只是乞令將副巡轄差出防河兵級即不衝改前後條貫亦不妨本處訓練等事

論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數

臣伏覩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詔書復置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并立定策入三等四等次推恩條制有以見陛下勤求俊良樂聞讜論士之抱術略懷憤懣者當繼踵而赴詔矣然臣竊觀本朝故事制科程式太嚴取人太窄自真宗以來每舉中第者多不過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收者使豪傑之士有老於科舉而不預甄擢恐非朝廷聽言求士之意臣謹按漢文二年始詔舉賢良時對策者百人而晁錯為上第武帝元光五年詔舉對策者亦百人而公孫弘為第一歷代沿襲廢

置不常至唐而特盛每遇親策賢良等科中第者常不下一二十人建中元年姜公輔等二十五人貞元元年韋執誼等一十七人四年崔元翰等一十七人十年裴垍等一十七人元和三年牛僧孺等一十五人長慶元年龎嚴等一十五人寳歴元年唐伸等一十九人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二人自餘幽素將相等幾數十科取人亦衆其得士若蘇瓌蘇頲父子張説張九齡韓休裴垍楊綰崔羣韋處厚姜公輔牛僧孺元稹裴休輩皆出

此選卒為輔弼名臣此外竒才博識之士垂名於後者不可勝數信乎制科親策可以收攬英俊有補於治道也而當時應詔之人或命州郡薦舉或許上書自陳被召者徑赴御試其推恩等第則第三等中書門下超資與處分第四優與處分第五等即與處分由是言之程式葢不甚嚴而推恩亦不甚厚至周顯德四年始詔逐處州郡依貢舉人式例别試解送尚書吏部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内取文理俱優者方得解送上都本朝

之制又加以六論或試於中書或試於秘閣合格方得赴御試其所試論題務求深奥每舉轉加艱難致合格者少葢以推恩過厚故取人益艱况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學士陶染風教競習藝文而應此科者尤號該洽其程文縱非優長未合上等亦皆於古今義理潛心有素若蒙采收施之為政必須優於專經之人不為無益於朝廷也臣竊謂今來既立定策等推恩有厚薄則所取亦宜稍加人數臣愚欲望將來或請應人稍多即乞優

加分數如合格人少即乞更加第五等分為上下入此等者只依進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為徼倖若恐更添入流之人即乞以進士諸科御試不合格人數留充制科數目彼此通融俱無所礙如此則四方特起之人咸有榮進之望聖世搜揚之路蔑有壅蔽之嗟矣

蘇魏公文集卷十九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

宋 蘇頌 撰

奏議

請詔儒臣討論唐朝故事上備聖覽

因臣寮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日進五條曾未朞歲省閱迨遍嘗聞德音宣諭近輔以為有助聽斷臣伏見陛下祗紹先烈勤勞萬幾治理

之間多用仁宗故事外則邇英講讀經史内則臣寮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安之策固已溢黈聰而積淵慮矣而臣愚管之見猶有所陳者誠見陛下稽古奉先之心孳孳不怠故敢復僭越而盡言也臣聞之荀卿之言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正同三代其事近而易考所宜宸扆之留聽也臣欲望聖慈特舉慶歴故事詔史官學士采録新舊唐書中列帝所行之事與夫羣臣獻替之言每日

上奏數事清燕之間特賜覽觀所冀螢燭末光增輝日月臣不勝惓惓之願尋詔講讀官不講日進漢唐故事二公每於逐事後論其得失大旨同列遂以為例

論屯兵漕河大要

臣今月初九日入侍經筵進讀三朝寶訓至咸平六年契丹南牧真宗皇帝嘗命輔臣條陳禦戎之策因謂宰相李沆等曰今已屯大兵遼未有隙聚兵廣費民力何以充給自來建議營田河道多為帥臣所沮臣伏蒙聖問屯兵漕河孰長臣尋上對以為屯兵漕河二事相須

闕一不可葢天下無事兵雖不用而邊防武備在乎戍守則屯兵不可闕也既有戍守必資糧餉積儲糧餉須由運漕運漕小阻其費百倍是漕河不可闕也方契丹連歲繹騷邉城謹備真宗以露師累歲思長久控扼之術故語及營田設險儲糧贍軍之議葢為息民止戈之漸而帥臣不能逺謀但矜甲馬雄盛反以設險為示弱故李沆又陳功之難成葢人人互執所見參驗而行寔為至便欲望聖斷决行是後雖與契丹講和然而運河

營田終亦不廢至今沿邊以為大利又國家禁旅大兵多駐沿河州縣皆取運漕之便也臣故曰屯兵漕河二事相須闕一不可臣退而伏思聖問淵奥皆經國裕民之先務臣前對疎淺不甚周悉輒復稽考書傳所載前世已行之事進言其一二仰備聖覽臣聞古者内諸夏而外夷狄故有侯甸要蕃之限祭祀享貢之令蓋異遠近而别夷夏也遠人不服則侯伯之國得以文告而懲艾之故文王命南仲伐玁狁城朔方而玁狁于夷宣王

命名公平淮夷至江漢而淮夷來獻此攻伐征討之備素具故也秦并諸侯天下混一而强胡未服始皇使蒙恬將兵攻取疲敝中國卒無成功此無外禦之所致也韓安國將兵屯漁陽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而匈奴大入上谷漁陽掠其人畜而去此失備虞之所致也自爾以來中國未嘗無戎狄之患郡縣未嘗無戍守之役千金之費歲月相乘由是轉漕運糧之策興焉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黄腄直瑞反又音誰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止）卒困民力漢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以給食糧道不絕遂興漢祚此運漕有策與無策相去之萬萬也趙充國擊先零請罷騎兵以步兵萬人留屯要害因田致穀威德並行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唐姜師度守易州始於薊門之北漲水為溝以隔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故迹傍海穿溝號平河渠以避海道運糧者至今賴之此皆屯兵漕河前代之明驗也臣

聞帝王之都必據形勢故三代居河洛之間漢唐宅咸
洛之壤我太祖皇帝嘗愛洛陽山川之勝始有建都之
意用軍校李懷忠陳汴渠運漕之利遂東還京師此實
聖斷睿謀因時適變貽萬世之長策今京師有汴蔡廣
濟轉輸之饒沿邊有塘濼營屯之固鎮壓夷夏踰於金
湯非三代漢唐之可擬倫也臣頃在先朝竊聞今太子
太保致仕張方平嘗蒙神宗顧問汴渠興置利害方平
奏曰古者建國必依山川今國家都汴實據平夷之地

所以為形勢者禁旅也資禁旅者粟帛也所以富粟帛者汴渠也望戒有司以時開塞毋輙輕議天下幸甚神宗深以為然審此言亦可見屯兵漕河之大要也臣愚僣易開陳庶幾上禆聖政之萬一

議疏濬黄河

臣竊以方今河北之患莫大乎河流未復故道墊溺之間民被其苦者多矣雖朝廷遣使臣僚建議而疏塞之策未聞定論臣元豐四年知滄州日正值河決小吴北

流入御河直注界河同入於海當時詔旨順水所居便為河道不復修塞決口臣在郡日曾遣官按行及詢采民言以為向之東流自澶淵至鹽山皆獨行不與諸水雜隄防甚遠猶或時有溢溢之患今既北行則與御河胡蘆滹沱并合其恩冀之間但瀰漫濶遠稍自成川居占民田未為甚害下至五遷渠數道皆合於徒駭俱入御河直注乾寧軍界只有木門廣濶既受衆水必須壅遏難行至臣代還曾上言乞先相度下流之勢竊見滄

州東北三堂濼縱廣皆百餘里下連海道地名黑龍港
其濼西與御河破藏口及范莊橋鎮相去不過三五十
里可以分引洪流東注濼內濼既滿溢即由黑龍港以
入於海雖非經久之畫然亦足以紓一時瀛冀瀰漫之
患尋聞事下都水監後來不復施行近者都水相度欲
開孫村口入故道若可行水則用功少而除患多是為
上策矣或聞以地近北京恐有浸溢故議亦未決臣以
謂河流泛濫未有所向災及州郡已五六年若不早為

經畫異時夏秋大水則其患轉深矣臣愚欲望特降朝
旨下都水監及河北轉運司合議孫村口若故道尚存
鹽山海口不至堙漲可以承納下流即速計功開道萬
一以北京逼近及海口堙漲未敢便行疏導即乞重別
相度滄州界御河破藏范莊橋水口增築三堂濼南隄
以限水勢即開口放水由濼入海少寛瀛莫積水之患
使日下居民稍獲安堵然後別行經度久遠之利與其
坐俟河清咼若兩圖以救其患伏望朝廷留意不勝幸

甚臣陋儒淺識愚無他長廛㸃近班每慙曠職伏遇皇帝陛下開廣言路博訪在廷敢竭所聞仰應詔㫖雖肉食者鄙非有遠謀而狂夫之言或蒙聖擇僣妄之罪萬死莫逃

奏乞罷起夫修支家河

臣勘會揚州近得江淮發運司牒准元祐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朝㫖令發運司總領開修楚州漣水縣至海州石闥堰下運鹽河并創開支家河要見揚州管下縣分

鄉村等第人户立定式様取索五等人户内有係災傷去處及出役錢不出役錢人户等事并放税分數詣實供報本州雖已依應施行臣竊見淮南係災傷路分又得轉運司牒經冬未有雨雪請差官祈求本州自十一月上旬於諸神寺觀祈禱備至並未有應訪聞民間尚未下得麥種已是過時來春必是闕食若更起夫役竊恐民情嗟怨有傷和氣臣伏見朝廷故事每遇災傷之歲諸色工役並權罷免今來楚海及本路諸處夫役亦非

目下急務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發運轉運司應係諸處夫役雖已得許差朝旨以今來亢旱並且權罷候將來豐熟日再取朝旨所貴人情安帖災沴自息貼黄議者或謂官出錢糧僱名人夫豈妨農事臣以為若僱募情願只合出榜招名人自應募今來預行勘會取索鄉村限定人數諸縣必須據數差科雖不願行官司督迫豈得避免如此何名僱名

奏乞減定淮南鹽價

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之數最為浩繁尤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以來連併不敷議

者咸謂不能禁絶私販之人侵奪公利而致然耳且瀕海之地瀉鹵所生而又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以刑誅亦不可禁絶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既利於私易則官鹽無由出賣得行往往只是抑配與傍郭人户及過往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夫鹽味之於人日食而不可闕者非同茗酤用之有時也以一路生齒之繁食鹽者不可勝計而百萬之課前後登虧不同非昔之

食者衆而今之食者寡也葢未思所以制其本爾臣竊
聞曩時數有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設法減價出賣或
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槩減價誠
未易遽行若且於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
商隣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絶則
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之人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苟度越一州而販入他州界則道路潛匿必艱於鄰境
官司捕搦亦易為禁止也若行之三數年間課額稍登

然後於近裏州軍一例裁減此誠移私貨增官利之法也

奏乞移屯禁軍於真楚泗州就糧

臣竊見真楚泗州枕江帶淮連接海隅四方輻湊最為繁會其間隱藏奸慝之人固亦不少伺間為盜不可不虞而州郡兵防曠久不講內楚州猶稍有備真泗特為闊略逐州雖有本城兵士數千人除差出外所存不過三五百人各占色役未嘗教閱其屯駐駐泊兵士又亦

不多平居無事以巡防坐鋪尚或不足一有寇盜何以
枝梧誠宜過為之慮也臣伏見京畿諸縣界及近甸州
郡各有就糧禁軍不少欲乞朝廷相度那移近下軍分
逐州各與三五指揮往彼安泊如遇合該出軍則更互
起發常留一兩指揮在州一則就彼糧儲稍省漕運之
艱二則張大州郡聲勢使寇盜不敢萌窺窬之心三又
可以應援東南諸路緩急討賊之備議者或謂連營久
安重於遷移臣以謂近者揀選逐處兵士遷補上軍其

經揀指揮有少闕人數欲乞令本處相度將殘零兵士併入一般軍分就多依足數目空閒指揮便可廢罷却移此軍額并量差人員往逐州置立營房招填土人充軍仍逐旋教閱候數足則别立將窠如此處置兩無所妨

謚議

司空侍中臨淄公晏殊謚元獻

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同知禮院蘇某議曰終官繇三品

而上得以謚易名非特寵貴臣而假優禮將以因郵典而示勸監舉字之美惡視行之賢否至公之道也其法曰主善行德曰元文賢有成曰獻惟二義之美合於故相司空臨淄公之行為宜矣司空神機警異器蘊夙就初起江介已被先帝知奬訓言敦勉許以遠至歷文館登掖垣翼儲闈直禁署寵榮便蕃待遇莫貳聖皇篡嗣注意圖舊乃踐樞極乃賛冢卿出藩入輔垂二十年而至於大任若其操履端固議論誠慤居官任職所至有

聲讜言嘉謨入則造膝辟在近密見謂忠謹如張少儒居朝位除擬公當若崔貽孫至於好賢樂善特出天性平生以風鑒自許未嘗用喜慍加人此又人之難能也故士或被薦用者至有十數年間躋顯塗置廊廟若故范文正實同列台司孔給事嘗代為御史又稱今觀文富公於上使報隣聘亦不以親疑為間昔胡廣與陳蕃並為三司漢史紀之謝安引從子幼度徃備北陲晉人為善焉較之前良在我無愧可謂能知人矣公不私矣

始以文藝自著資適逢世進官早成遍歷華要總幾宥
登宰府持憲綱主邦計爵禄名數極矣而處之若無有
也遇事持正動循規準不為勢怵不為利回篤志文史
老而益堅作為文章蹈道自信葢得四教之忠信三德
之剛柔禮之中和詩之温厚傳經義以飾行事宜乎遭
會兩朝大節無玷可謂能保躬者矣有始卒者矣夫委
質入朝當政任事有知人之明而濟以不私得不謂之
主善行德乎保躬而由禮則行己而有始卒得不謂之

文賢有成乎前考功狀司空功閥且告葬期請以元獻謚謹議

贈太師王嗣宗謚景莊

殿中丞充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蘇某議曰太師少以雄儁聞於時起徒步舉進士會太祖皇帝收攬天下才傑之士始就便座親策詞藝而太師以文章應對稱旨擢在第一初仕州掾則有强濟之舉數以言抗上官上官不能屈時人固以奇才目之累守藩要更使别部咸有

能績其最章章者若說崔翰用兵搞甘陵諜卒禁淮南穽神去蠱土妖狐皆明識所照人以蒙利景德祥符間种放以隱遁自高先帝屢詔敦迫留置儒館以有道禮之予告歸終南朝之公卿大夫希風仰高歌詠相繼時太師守雍獨謂其貫名過實獵取爵位豪斷鄉里豈退士之節也歷疏詆之言極切至詔放徙嵩山以避之其在朝廷風采尤厲任御史日請間言事繩糾在位無所顧憚及贊樞筦力陳致治之要上頗開納又論折權貴

不容私間當時或詆其矯激太甚而太師處之沛然不疑嗚呼古所謂正色立朝者豈近是夫惟春秋之義著孅惡以勸來者國朝之制視爵秩以易其名在書有之布義行剛曰景嚴恭臨民曰莊若其事上無隱强而能斷得非義且剛乎布政持法人不敢犯得非嚴且恭乎即是懿行合諸前典太師無媿矣請謚曰景莊謹議

駙馬都尉贈右僕射王貽永謚康靖

殿中丞充館閣校理同知禮院蘇某議曰中令以名家子出綺紈中性若少成卓然有立刻意墳史志尚恬夷不以門閥自高思與英游共鶩譽令聞見於士評章聖皇帝雅知其賢特所稱激屬王姬築館甲族求儷衆歸清雅之範乃膺選尚之恩自兹貴顯日隆眷待尤異内外使領多歷煩要時以珍符薦錫鑾輅四巡陪護王遊顯相儀則在帝左右見謂忠恪今上纘戎謨烈圖任勲賢薦付節旄更委符竹所至之郡皆名雄劇以條教

率下以慈惠及物人用懷畏號為吏師再朝京師留究
樞宥當本兵之地通執政之司簡在上心朝夕納誨外
强戎索内輯軍和敏於敢行不陂不倚深籌密畫時多
賴焉慶歷中夏戎欵歸與講成算皇祐間儂蛋騷嶺嶠
受伐謀功成不居謙畏益甚名遂能退識量彌高歸全
考終一節無玷謚法曰安樂撫民曰康和德考衆曰靖
議者謂中令以帝姻之貴樂民政之勤方時治平尤重
外守領鎮十數美聲沛然得安樂撫民之義賛爕機務

垂十五年循晦遠猜不怙權寵雖據要地人無間言非和德考衆疇能及是有司告葬禮有易名旌勸之典惟至公是徇伏請謚曰康靖

贈右僕射高若訥謚文莊

大理寺丞充館閣校勘同知禮院蘇某議曰僕射純學懿行著於州里顯於朝廷而稱於士大夫其為御史也摧詆倖進不顧權戚疏論大慶外朝憲章法度之自出不宜集緇黄輩廣為供會請沿唐開延英故事進見輔

臣使得從容坐論以究治道及在政府患州郡兵冗稍
草招募之法病文武官濫極陳泛遷之弊又傳丞相言
斜封徼恩一切顧罷外戚肺腑不可預政皆具為令王
守忠叙遷岐路以求節鉞白以家臣其將用將帥之禮
處之邪蹇永濟坐法夤緣欲覬牽復乃引受賕須史赦
還官格以沮之奏議恂恂劘切於上主可於行而不主
於激訐所務周密畏人聞知故其讜言嘉謨時多不得
而傳自始登延閣暨解幾密皆聯職金華日侍清燕援

經據古切於比方上深歎其辯洽歷二府通五期嘗謂不得其責行當引去會南師凱旋懇章得罷識者謂其知止足行已清約不喜俗為蹈道自信譽誹如一雖位為公卿而家若韋布疾且革自云診證乖盭卒不進藥臨終處後不以家事諉朝廷時人善其有始卒蓋古所謂知命君子者僕射其人乎惟易名考行之義稽於典禮擬諸形容宜擇其稱者謚法曰博聞多見曰文履正志和曰莊若夫學通古今而長於辯論是為博聞識造

賢達而明治要是為多見值貴倖之勢而抗議毋撓是為履正當功名之途而處之不争是為志和以一惠之大配二字之美誄兹遺徳實惟至公請謚曰文莊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一

宋 蘇頌 撰

内制

明堂赦書

門下治人莫急於重祭嚴父孰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明堂而致孝鴻惟仁祖規撫路寢以尊親參合古今之宜茲謂情文之盡肆我昭考稱秩舉祠周爰羣策之

長尊崇一帝之配聖作明述事並功偕稽呂令之文則
享以秋季案魯經之載則日用吉辛允協靈心奉為常
憲朕纂圖宸極承訓慈闈事舉於中禮循其舊嚮講親
祠之制一遵先聖之謨對越上神翕受純嘏五韙來備
三稔於兹厲方隅之底寧嘉河流之順復物無疵癘民用
平康荷穹旻之降休致函生之豢祉復會一郊之歲前
詢七數之謀而乾象垂文晨覿房心之次朝儀取法是
為政教之宫適及其時兹用展采陳千乘萬騎之儀衛

極四海九州之貢羞皆欲有以致其嚴猶懼無以稱其德前期戒衆各揚職以盡恭先甲端誠中集虛而思道始欽柴於真館旋備物於大庭作主侑神帝與親而並享尊匏及瓚薦曁祼以交行一純馨而高明歆四氣和而諸福應有司已事祝嘏既告以孝慈與物惟新風霆爰布於號令式均惠澤溥被敷天可大赦天下云云延州要藩上郡舊境皇朝建彰武之節以開帥庭先帝寵王爵之封以賜朕履惟山川之嚴峻本土族之敦厖宜

加府號之稱用旌受命之地延州陞為延安府於戲合内朝之神事既因錫羨以推仁得萬國之歡心又將使民而知孝蓋布德行惠者非賢罔乂任大守重者惟后克艱尚賴文武藎臣股肱碩輔共底緝熙之治庶成忠厚之風咨爾羣倫其體朕意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

麻

太師文彦博加食邑制

門下季秋大享周公之禮見於經三歲親祠國朝以來著為令恭惟皇祐之制肇崇路寢之居稽參節文舉合彝典朕祗遵先憲祗率舊章奠真祖而款殊庭奉昭考而配上帝休成熙事爰霈澤於多方乃眷帝師預制儀於前識誕均神貺用獎王勲頒以策書告於朝宷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七千一百户食實封一萬一千四百户文彦博温良恭儉明允篤誠受天純粹而生為國貿求而仕方仁皇之在御得元精

之佐臣四方于宣文武見乎事業一相處內謀猷著於幾康屢委柄而出藩遂傳家而佚老肆朕纂服渴見儀形起真拜於上司冀翼成於初政副丈毋之咨訪慰眇躬之寤思閔煩以摠職之勞專任以代工之重四朝元老深有賴於謨明三事大夫皆仰承於矩度屬舉宗祈之典獲詢肆類之文逮此慶恩久當封於成國徇其謙請但增數於爰田惟邑賦與真租示褒功而崇德於戲國有大賚蓋是富於善人惠于宗公期永錫於難老尚

文修於一德庶終譽於萬方惟竭乃誠同底於道可

皇叔徐王顥加食邑制

門下稽古仁皇肇太室宗祈之典思文聖考奉一天崇配之祠朕祇遹先猷稱秩元祀侑神作主克崇嚴父之恭與物惟新因霈自天之澤式孚庭號用顯宗英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上柱國徐王食邑一萬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千三百戶賜贊拜不名顥以族屬

之尊處公侯之上親則叔父爵為真王而德性明誠行能純備孝友内著靡待喬梓之觀言動有常不越宫壇之表而自苴茅建國列邸奉朝名位並高親賢莫貳建雍岐之雙節奄皃繹之大邦正考之三命益恭顔淵之一善弗失惟詩書是好非禮義不談得先秦之古文幾同漢室識前朝之舊典莫如東平所謂邦家之翰垣宗室之儀表永為藩輔上奉母儀比禋禮之休成錫純禧而均被告於列位寵以嶶章增命數於王家廣土田於

邑户仍於書詔賜以不名於戲積厚者流光雖自文昭之慶位高者禮異抑由王行之賢茂對明緡之恩益增磐石之固可

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加食邑制

門下國家六聖貽謀百年制禮在我昭考崇奉親配帝之儀逮兹眇躬思繼志述事之訓永惟大享之報適協季秋之中時其宗尊實相熙典奉璋在列儼乎陟恪之容渙汗均休厚乃褒優之命皇叔祖寧國軍節度宣州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宣州諸軍州事宣州刺史上柱國華原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宗愈天資渾厚躬服謙撝地承帝室之華系行王家之慶其言甚大深知樂善之方力行有餘常事學文之語自先朝之睦族首同姓以分封列邸留朝久席王侯之寵擁旄拜衮復兼將相之崇處貴不驕好禮有立方其與祭之日能謹事神之難雖百執盈庭皆奉各揚之職而三獻成禮允資終事之勤

不有異恩曷彰懿行是用因美原之故壤即宛陵之大邦再徹土田並增邑戶疇勳之典有國所先於戲歌我將之詩克昭先烈流祭澤之廣用獎親賢祇荷厖鴻之休益思寅畏之戒永保天祿克終令名可

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加食邑制

門下天載無聲雖備物不足稱其德父尊莫抗非陟配何以昭其功故仁祖所以躬太寢之祠神皇所以專一帝之奉逮此三年之報率遵二聖之謨奠玉祼圭既畢

儀而升燎垂纓委佩多顯相之在庭宜舉慶條首褒宗戚告於朝家用廣神休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廬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廬州諸軍事廬州刺史上柱國安康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户食實封二千一百户宗隠挺質端良處躬循謹衍天源之流潤為邦族之尊宗早分列郡之封位兼王爵繼荷陛壇之拜秩視公台執禮不愆樂善無厭經籍文史常置於巾箱車馬輿臺不踰於科品有大而能謙必豫位

高而受命益恭屬禋祀之慶成推渙恩而自近井田真食保增錫於戶封將相重侯故優崇於命數酬勳有典賦禄非私於戲天祐我家宗戚固多於賢懿祭有大澤寵章寔異於等倫勿替兢修以永終譽可

皇弟大寧郡王佖加食邑制

門下朕歷吉季秋蒇事太室尊聖考而配上帝克盡孝誠祈厚福以浸羣元式孚渙號惟予介弟時乃宗英早緣帝子之恩已開爵土今拜大神之貺宜峻等夷皇弟

山南東道節度襄州管内觀察處置橋道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襄州諸軍事襄州刺史上柱國大寧郡王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一千九百户俶擢秀天枝分暉星采生知忠孝跬步不忘於君親夙慕善良比年已習於弦誦爰自勝衣趨拜擇日受封擁漢沔之節旄宅吉陽之疆土已崇上衮益知傴僂之恭雖處深宫如臨師保之敬屬精禋之竣事敷惠澤以均休爰即舊封薦加優命增以𦵔田之賦衍乎真食之租誕告大庭

式揚熙霈於戲大事在祀執膰所以惠諸侯宗子維城懷德所以固寧宇思處家為善之樂知制節謹度之宜期底大成無違策告可

皇弟咸寧郡王俁加食邑制

門下朕承列聖之休光荷文母之慈訓追養繼孝感時念親交於明神展嚴父配天之禮友于兄弟厚同氣異息之恩屬兹慶賜之行首舉懿親之命告於庭家布乃言綸皇弟定武軍節度定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定州刺史上柱國咸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侯岐嶷之姿見於幼惠温文之美有若夙成勝衣乃拜於官封授策已兼於將相未就外傅字書已習於竒觚早肄少儀行步不踰於佩玉適遘禋祀之慶進加命數之崇稽案舊章誕頒縟典擁節旄於新樂不改故邦廣國壤於宜川再隆異渥户田加賦斡食增封寔均神貺之孚益重天倫之愛義兼敦睦恩越等威於戲祝嘏既告以孝慈成子精享

公侯以為之藩屏繄爾懷寧惟詩禮可以飭躬惟仁義可以保國勉思遠度無忘訓辭可

保康軍節度使苗授加食邑制

門下行莫大於孝孝以尊親為先祭則致其嚴嚴以配天為重朕欽承謨烈昭事穹旻歷季秋之吉辛躬三歲之大享樵蒸焜上既接禮於明神祼將于京遂昭功於聖考追茲竣事推以渙恩褒嘉元戎亶揚丕命保康軍節度房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持節房州諸

軍事房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五百戶苗授天資端厚性緼沈雄傑然師帥之才奮於州縣之職干戈衛社隱若敵國之堅談笑臨邊嚧無武將之體冒犯矢石保守封疆先帝知其才謀委戍戎閫前歲名於邊徼入長殿廬謙而有光寵至益戒以疾屢請辭劇彌堅解蘭錡之親兵領關陘之重鎮精禋既戒祭貢預虔熙典克成寵章載錫加數邑田之廣衍封幹食之多褒命非私疇功惟允於戲聽鼓鼙

而思將帥予不忘於舊勲守富貴而和人民爾宜圖於
遠略祇服明訓往惟欽哉可

駙馬都尉李瑋加食邑制

門下朕祇遹先謨欽崇神事惟天惟祖宗之敷祐敢忘
報本之恭以禋以肆獻而展儀期盡克誠之享粤在秋
旻之季載嚴宗祀之文迄盛禮之休成賴庶工之助相
嘉與勲戚同兹慶欣平海軍節度泉州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檢校太師持節泉州諸軍事泉州刺史駙馬都尉

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寔封二千四百戶李瑋系出王門行如素士早厭紛華之習樂爲名教之修仁皇以舅家之親降虞嬪而欲貴先帝以外戚之屬授漢節以隆恩而志不期驕動必由禮日恪位著奉昕朝而不違言敦詩書務時敏而有裕試守嘗更於方郡雅意蓋在於本朝侍合宫之祠能罄齋明而涖事推大澤之霈宜優禮秩以均禧仍棨戟於泉山廣土田於安德戶封真食併用旌酬於戲神明之休詎菲德

之專享爵禄之馭非有功者不承矧予舊族之賢夙稟教忠之訓不忝素守自保全名可

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門下朕有十倫之義施爵賞以為先福者百順之名本忠孝之自出朕祇祓陽館崇嚴禰宫配神穹昊之尊流澤幅員之廣嘉與卿士同兹慶休便蕃優渥之恩固無内外之異告於朝寀布乃言綸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涼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禄大夫

檢校太保持節涼州刺史上柱國寧塞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阿里骨生有軼材少負偉略稟天地之義氣得秦幽之遺風奠塞外之封疆繼承列土擁河西之旄鉞坐護諸羌長雄一方作我西屏屬九筵之講禮盛四海之駿奔來獻其琛實相予祀是用加命王公之數視秩帝傅之崇增井賦於爰田廣國租於真食於戲爾有時享歲貢之恪史不絶書我有餕神觀政之方惠必及下旣均承於純嘏宜益厲於忠規往

服訓言克享天禄可

南平王李乾德加食邑制

門下朕稽五禮之文躬三年之祀歴吉季秋之序薦誠太寢之居嚴父配天既克成扵能享加地進律用褒寵扵有勞乃眷藩臣越在嶺表特推頒扵優渥俾共介扵福釐推誠保節忠亮同德順化翊戴功臣静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九千戸食實封三千四百

户李乾德氣禀溫仁志抱忠義席世芬於南國遵侯度於中朝扞城其民奄奠朱鳶之域要服者貢遠輸南海之珍自分王爵之封專擁將旄之貴寵章所被嘉欣戴以彌荒疆場無虞本綏懐之有裕爰舉宗祈之澤薦加命數之崇視秩三司增封千室兼厚真租之數併酬保境之功於戲導揚神休自京師而及於諸夏保守土宇和人民而莫若勤王盍厲乃誠永錫爾祉可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一